



吉原呼我
殿注標記

日本外史

徳川氏

廿二
止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94

11



天使謂唐
橋向東勝也



慶長十九年

大將軍陞從一位遷

右大臣

納孫女為中宮

治長等陰謀

大野修理亮

織田侍從有樂齋

加賀中納言利長

福岡侍從左衛門

大夫

利長獻書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就
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戸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為
太政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女為中宮乃奉
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陰謀舉兵
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
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
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
數萬石足以有為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

010190614692

利長卒

肥前守中納言利

光後改利常

且元常誠秀賴

片桐東市正

今川右部大輔義

元

今川上野介氏真

織田右大臣信長

織田内大臣信雄

大坂群臣皆訪且元

右近友祥

飛騨守如安

吏二名一為川口

但馬守一為間宮

權左衛門

大坂有訛言

二吏

山口雅朝

阿瑪燈等

海西

地

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内藤如安等以奉靈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

女使
大瀨尼
正景

鐘銘觸忌諱

林羅山

南光坊天海

且元治長等來謝

召女使不問銘詞

上野介正純

責且元以輸誠之實

且元三策

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棟牌亦不
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傳其
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
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淀氏亦吾婦之
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離如
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
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奸
人所誑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
詞二女大喜遂趣江戸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
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
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使秀賴

數

由

勝重飛書來報

諸侯罷後就國

勝重漕送米勞
映多也軍也

居江戶曰避大坂徙他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
公所嘗為也是為上策或譖且元賣君定君大憲與群
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
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
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
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
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
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又四出抄
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
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
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

隱岐守定勝

建部内匠頭
武藏守利隆
越前守重景

建部光重
初童毛利氏
事平而後降
及卒于政長
勿官欲取其
封輝政請止
今復以西道
之咽喉也
利隆也

大坂大藏守備

政原守備

伊達陸奥守

家久御幣

鳴津大藏守

大坂大藏守備

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
議遣謀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
檢兵士往來厄崎城主建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
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
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
戰厄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且元敗走
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藏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
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
益設塹塞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
山縛送江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
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大

大坂大藏守備

大坂大藏守備

大坂大藏守備

大坂大藏守備

長成欽新使
得報下令
世子居守江戶
世才竹千代
上總志運
河內守
備後守忠利
浦生下野守
最上駿河守
賴房留守駿府
水戶常陸介賴房
中山備前守
義直賴宣從軍
尾張大納言義直
成瀬重忠人正
紀伊大納言賴宣
安藤兼刀

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太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奧出羽將帥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運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守江戶。浦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傅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傅成瀬正成、賴宣與其傅安藤直次皆

前將軍發駿府
勝重捕刺客

天使勞問
開圖議
直孝高虎為先鋒
美作守信昌
攝津守忠正
伊奈幼後守

從軍。義直初為右兵衛督，賴宣為常陸介，並敘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左衛門督，後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為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眾，統美濃將士。

新註

由

卷之二十一

四

長柄在流川之上
 流為銅在大和川
 上流壅堰之以涸
 下流便進濟也
 毛利甲斐守
 福島備後守
 薄田隼人正
 山口左馬介
 堀若狹守
 大鳥亦在和泉
 左衛門督忠繼
 宮內少輔忠雄
 城和泉守昌茂

於是先鋒自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
 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
 月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野
 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
 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
 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
 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土兵應大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還
 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
 奉命監其軍二弟亂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
 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
 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前將

上杉中納言
 佐竹右京大夫
 相馬彈正大弼
 秋田城介
 堀尾信濃守
 京極若狹守
 伊達陸奥守
 金森出雲守
 淺野但馬守
 蜂須賀阿波守
 鍋島信濃守
 加藤刑部少輔
 森美作守
 有馬玄蕃頭
 九鬼長門守
 向井將監
 環圍不遺天地
 使人議和

軍入京師之日發江戶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詣
 一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直賴
 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
 堂高虎陣大土寺上杉勝義宣利胤實季忠氏忠高
 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
 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
 向井諸將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
 不遺尺地前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
 吉邏騎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
 秀賴書書曰二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
 欵諸將斷其後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書哂曰

顯額曰秀賴

利隆縛使

議進取

正之等為巡使

阿部四郎五郎

永井右近大夫

小栗又市

大須賀出羽守

久世三四郎

取藏多崎

破鷯野今福柵

城兵棄柵

且元屯備前島

彼欲離開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
 實，乃斷其手足，指顯額曰：秀賴縱歸之城兵，又誘池田
 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美作利隆縛使者獻之。兩
 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
 正等數十人為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
 勝、護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錄。是役皆為巡使傳令。諸
 軍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藏多崎、九鬼
 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候船數十艘。上杉景勝攻
 鷯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出拒，船載
 銃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棄之而
 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也。備前島以其最近城屬，以

忠總欲以功贖父

不愧忠世之孫

旗植而無烟

磯手諸將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以
 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
 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
 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槍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
 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
 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
 港還效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
 進池田。忠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
 二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
 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成
 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諸將通城

諸將通城

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答以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
 林信勝讀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
 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
 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為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
 諸岩相踵陷及川場天滿寨脫薄背水必遁其夜果
 焚寨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港亦驚走入城峰須
 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島九
 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
 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
 濠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麗三橋石
 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

登城何時橋

勿妄圖以損一卒

遺書使議和

太公必有神算

中務少輔光明

五攻五田之城幸
 村押其男
 傳有田雲
 列候家矣
 先樹旗高
 生事也其一

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時橋哉彼自斷
 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陣俟令而進
 勿妄圖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
 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
 將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
 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
 曰未也將軍不憚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少俟
 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為內應光明
 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
 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玉造貳城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
 建櫓濠上而城將真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

結

破令者亦不可得
可多得怒其罪也
前將軍未嘗畏甲

此公喜當矢石

高築土山置礮於
其上之謂煙樓

元帥巡視不當專視
一處

兩帥天授

前將軍使陣茶臼山

將軍使陣岡山

壅河功峻

垂波大和之川之功

軍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
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
視諸營前將軍未嘗畏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
至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前將
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
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
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煙樓城兵狙發
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視帥與兵異
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
豈可微倖扼衆勿妄發銃六日前將軍使陣茶臼山將
軍使陣岡山築連珠岩相接壅河之功既竣湟水多涸

此公喜當矢石
高築土山置礮於
其上之謂煙樓
元帥巡視不當專視
一處
兩帥天授
前將軍使陣茶臼山
將軍使陣岡山
壅河功峻
垂波大和之川之功

聖同

鼓譟三次

說苑太公曰不
戰而知勝他
使復議和見

約三事

釋之已多矣勝養之

城兵大驚我軍以土豚填湟列竹牌排鐵楯起距煙鑿
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
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
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
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
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且夕人也明歲
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為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
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
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為質必居一焉數
日答聽填周池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
已多矣矣矣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

黃莊縣

已多矣矣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

直孝直睡

措拭也

不交睫者睫毛不交也謂不睡

先是十一月二十六日

公卿傳詔

秀賴不奉詔適增其罪

使常光勸和

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措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董老冒風雪于戎間宜委軍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以京極忠高母而淀君

役

飛橋架城上之橋也輜輳四輪車從後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者

淀君登閣臨軍

冢子治德也

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輜輳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憤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冢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和成

板倉内膳正

重昌監秀賴誓書令

呈太公

目送以目迎也

罷西國師

撤圍據

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板倉重
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
呈太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迎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
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辦也城將
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
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
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
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
七將填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掌之諸侯
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
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是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

島津備
命

念太閤舊好

夜發入京

京典籍

正爵位與飾會

以義合也長秋捷後聽和不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
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
吾苟欲除之豈俟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
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
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
發行營比曉入京師眾以為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
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天皇相國建在東福萬壽也五山徒開局校寫
在大坂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為三
本獻納其一置之于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
皇慰勞懇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
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故其厄崎成將不救且元

tanishi play of the boy

豐明寺

氏明幸禰死爭

父兄信禮之助也

大膳存池田氏祀

封秀宗

遠江守秀宗

陸奥守四位少將

忠宗

富田信濃守

伊賀守定次

右近大夫直勝

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幸禰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圉人長秋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破欲戰死大膳扣馬過之輝政怒以鎗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構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怒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遺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

直孝寺嫡庶之義

酒蘇根切酒然驚貌

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

周池之詩

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廢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湟遂及內湟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濠也今及

元和元年

大坂再舉

前將軍歸駿府將軍

歸江戶
小幡勘兵衛

景憲伴應

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湟為今欲存內。湟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起歲而畢。獨餘牙城一湟。元和元年正月二日。前將軍發京師。十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伴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啟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為

秀賴請賑貸

青木民部少輔

景憲笑語自如

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汝最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督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女子不嫻禮節。

大坂夏月之役

多多可敗

下令如前役

負擔仕也背曰負
肩曰擔

勝重使服巡行

山口修理亮

了新進傲人

自殿
子重信久
保忠隣和
氏曰スニニ
ヲ失フ

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販給之事乃
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
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
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
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關門及
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巡
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孝陣東寺高虎
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
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繼敵於住吉高
虎自恐被疑甚謂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了請去
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聞右

兵多食乏固其當

秀賴不聽命

將軍來謁前將軍

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
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
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
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
其妻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
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
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
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侯之前將軍曰此役當決於
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眾繼之將
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
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

將軍來謁前將軍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二

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
諸方略于高虎

定諸軍所鄉

水野日向守

勿作一條槍故態

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馭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野蜂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為其帥。水野勝成為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母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為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

神原遠江守
松平周防守
小笠原信濃守
仙石越前守
諏訪因幡守
保科輝正忠
丹羽左京大夫
中井圭水正
筒井圭殿助
長池在山城

龜田大隅

瑞團右衛門
岡部大學

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為中軍先鋒。神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中井正次前役為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焚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櫻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

瑞團右衛門
岡部大學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四

直次每見不死
迷為僧号鉄
牛

谷輪六郎兵衛
谷輪或作淡輪
上田王水
多胡助左衛門
治房走
堀丹後守
松倉豊後守

既從軍凶其分

議親出
勝重補細作

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銳手要擊傷則綱紀
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
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和泉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
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為二隊以屈直寄松倉
重正為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
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
相傳以為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
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
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以四方兵
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
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發令

令持三日糧駕肩輿

大坂議戰
渡部內藏助

勝成在嶺觀作

諸軍持三日糧食以米鹽酒漿一櫃自從駕肩輿而行
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
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河內星田將軍舍南
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部尚
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
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
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
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
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
日昧爽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
明寺遇基次于河內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

故生標記

卷之三十一

十五

美濃守忠政

下總守忠明

片倉小十郎

兼基次兼相

大破治長
勝成等促政宗

一柳監物

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
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
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
村戰不利陸奧銃隊承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
進合擊伊達氏銃手砍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
河村新八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兼相亦斃之
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
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非地名橫擊則吾追其北不
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一
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接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尚
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河手塚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

藤堂仁右衛門高
刑
藤堂新七郎良勝

了為下候

高刑良勝戰死

長坂十五箇門
先得堤者勝
菴原助右衛門

勿亟用槍

長次郎弘隆
伊豆守重信

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為下候還報曰道明寺驚聲
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
高虎使人遇先部轉佈而左了曰茲地沮如請由別路
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
伏堤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
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并伊直孝赴道明寺
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
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
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登
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
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

伊豆守重信

長次郎弘隆

伊豆守重信

伊豆守重信

續重成
安藤長三郎

走盛親
斯奴不死於死處今
何弄

亮與諂同語
呼喚聲也
了請監使

樹鐵道敵指揮可觀

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
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亦見。赤隊來
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
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曉曉乃爾。歸
師勿過。宜速收兵。曾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
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麤之。則大坂之陷不
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
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
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
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
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

柳原遠江守
水村主計頭
腹腫而也
小笠原信濃守
藤田能登守
本多飛騨守

惰夫晏起不違事

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免胄進曰。所謂席幟。即臣
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
終以傲謾見黜。是日柳原康勝等至。管江擊敵將木村
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銜氣不為撓。奮戰破之。與小笠
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將忠
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暇在井伊氏。後皆不違
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効
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
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糧忠直皆
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
前兵何陣。前將軍罵曰。惰夫晏起。不違事。尚何言哉。成

本多飛騨守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死登則先死

有尺前無寸卻

忠朝不受遺財

乃父為戰未嘗問險

乃父忠勝也

部署諸將

繼後守康俊

速藤但馬守

片桐主膳正

石川主殿頭

時田權之助

重等怖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土曰明日我
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為監

軍所誤出雲守亦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
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子得我心初忠朝父忠

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
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曰且真之兄

氏以侯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既解之矣及在大坂
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為戰未嘗問

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
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為右先鋒亦多康俊亦多

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時田等在其右亦多正信土井

大隅守忠純

六鄉兵庫頭

丹波守康長

左衛門尉家火

將軍將右軍前將軍

將左軍

稻垣藤助

水野準八正

青山因幡守

越中守定綱

高木主水正

阿部備中守

內藤若狹守

安藤對馬守

植村出羽守

利勝酒井忠世亦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

將忠直為左先鋒亦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鄉
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榑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

次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
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

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
左軍亦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亦多信勝內藤掃

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并伊直孝藤堂
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

亦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
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

如聚落者皆軍隊

落居也聚落人所聚居即村落也

森勝前守

明石掃部

城兵悉銳而出

何謹大兵

前將軍紬衣黃掛

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為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為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鞵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為紬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

騎左重者

將軍甲而不曾

幕下之事無不如意

筭與筭同筭輿小

輿也

佳癖

癖者好之病也

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闕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道傍將軍甲而不曾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日剪滅之水多正信筭輿從焉持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日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

源氏物語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直入閻羅廳

入閻羅廳人珠窟

王聽事堂也言決

伊豫守忠昌後

前宰相吉田秋田西尾並

越前之臣也

斬幸村

忠朝秀政戰死

大屋作左衛門

信濃守忠脩

大學助忠貞

日外史

卷之二十一

十九

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
 餐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人持曹食畢而曹謂左右曰
 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開而從之忠直
 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秋田主馬左右綻
 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
 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馬名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
 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
 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搥乃左
 奮搥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
 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屍上扞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
 終死之其長子忠脩死於攢槍下少子忠貞被創欲死

濫多見縫殿

安積覺兵備

治房纏脫入城

紛擊亂相持博也

擊一伴擊

面白者敵兵

其臣濫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
 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
 多達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
 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柳
 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勝永森氏軍後
 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衆
 逐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
 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北
 大番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
 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擊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為東兵冒
 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

數遣人議和

大敗敵軍

進上茶白山岡山

忠直先登第

秀賴避火

若狹守忠高
丹後守高知

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做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顧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茶白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為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為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燄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

仙石宗也

加藤式部少輔

和泉守乘壽

遠地侯伯皆不及

可謂乃公孫

右衛門大夫正綱

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牀，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旣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白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吾復有十四歲乎

堀内主水

坂崎出羽守

木村權布衛門

作米村

遂免其夫與姑

益與乃夫俱死

秀賴入倉

石川八左衛門

加瓜甚十郎直

登

太閤舊好吾竟不能

忘

木村吉作米
村治長家
老也

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蹇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米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啟前將軍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啟將軍將軍叱曰益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備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備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瓜瓜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

軍中唯一輿

發銃倉中

秀賴以下自殺

大戰後當雨

前將軍入二條城

將軍凱旋伏見

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領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

新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新盛親礫道見

伊藤丹後守

盡忠所事者我皆假

之

岩佐右近

古田織部正

重然或作重勝或

作重能

庶子為式部與秋

賜金馬

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
師斬于六條積後二旬礫大野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
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
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
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
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
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者宥之忠興賜之
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軍謂近
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戰與
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大
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飯千枚者各二六月賜

賜大坂于忠明

前將軍入朝告成事

議賞罰

內記政勝作政朝

諱

右近將監忠貞

式部大輔忠次

宮內少輔忠清

左衛門督忠繼

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
而殷實如故十五日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
二十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
石後並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肯輕自接及故不
賞後封郡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
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
柳原康勝傷刺而平天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
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衆屬於賴宜責藤田信吉失
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
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
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

熱生標記

日本書紀

卷之二十一

廿三

八人
增七
合七

將軍入朝

興樂

頒新式十三條

二條關白
定朝廷式十一條

至次年成誓。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鉞。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羣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備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

字多天皇
天皇后遺
誠三王

宇多帝寬平九年
禪位於皇太子白
著書誠之

不私斷毀廟

將軍至江戶

前將軍至駿府
花井主水

三府 岳川廣野
山田長門守
相平敦實守

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野諸邑。亦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浸驕縱。變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驟練不聽。乃訴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德川

十四

賜

長坂十左衛門
伊丹弘藏
山田將監
富永大守

遺命
先是臨濟
寺三萬
罪之後
將軍
及此

血擄九郎信政

放忠輝

前將軍

出羽守少將義光
駿河守家親
大藏大輔義成

坂夏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人長坂信
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
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
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
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
將曉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
之弟在吾在時如此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
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故之伊勢
後遷飛彈遂遷信濃平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
戶最上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
應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

廣橋重勝
西條実條

發墨岩發公使
改武門服章
二年

前將軍得疾

天使就拜為太政大
臣

經伊豆泉頭以為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
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
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
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
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
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
將軍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
拜前將軍為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
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登婦女不許
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吾既
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為憂雖然

橋重勝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三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不諱言死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天下將大亂矣
治天下在於慈
太政大臣
葬于久能山
天皇賜卹典

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史記}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勲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歛歛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誠以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畠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

七郎右衛門清成

贈位賜號
贈位賜號
贈位賜號

贈位賜號

親王護軍

詔改大權現曰宮
用兵如神好學愛人

三輩

藤原實頭
共戶方等

就建廟焉初神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小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執其膝以絕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次日祀焉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朝以為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為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

註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廿六

事朝恭順

重稼穡

養士氣開言路

主將不取小慧者

圍養禽獸野也

鈴木久三郎

池築池十淵竹籬以養魚也

直言之功愈一番槍

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為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
 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訪疾苦
 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
 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
 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圍其一
 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
 矯今取池築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守
 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意暗主
 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為天下公大悟抱刀而入遂釋前
 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
 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

褒志來諫

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
柔媚柔弱倭俗也

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間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
 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
 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啟曰彼何輕卒
 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
 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
 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
 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
 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
 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
 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
 為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諭將軍近臣

知恥好義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廿七

安危在心

重用舍

大賀弥四郎
懲然懲創也必慎
也詩曰予其懲而
懲後患

戒聚飲

因舊章

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
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
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蹙其根猶鷲
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
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
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然乎
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
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
舊法為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
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奥見源賴
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

介冑如鐵衣纓如金

武野燭談事
祖考與者曰
祖考以下文字
家祖考凡人
シラ云生上ヨレ
ノ相誤相午
ト誤入人荷人

酬功臣

忠於天者天授之以
大柄

戒驕怠

東陸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為虛
飾鐵可以為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
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者舊議
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
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治工則刀終不可用矣凡
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
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
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
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
其柄驕奢怠惰以虐士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
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

殿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武

鳥居左京亮

講武備

箭固鉞

甘饑其饑意不固也鉞箭足入彀中者

拜義元墓

五年將軍入朝

收正則封

伊奈圖書助

鳥居左京亮

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官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鉞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顰頰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鉞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為令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仁且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誠以綏撫天下五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戶第傳命放之津

旧封安藝備後也

三家

賴房冠譜第將帥

大坂城代

六年

大番頭

毀伏見城置奉行

七年

納女禁內

女御和子

田中兵部少輔吉

八年

源五郎義俊

故正純

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為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持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為鎮府遣勳舊一將守之稱為城代六年置京橋五造兩成遣大番頭率部眾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為老中東照公嘗欲

故正純

源五郎義俊

德川實錄

卷之三十一

正信辭加封
四奉也

傷倫要名必不令終

康景忠貞之克

各曉信陰事告修
變教也事見前卷

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貺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為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平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稟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寬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

馬場時精忠隣
之罪因正信與此
隣有御証告事亦
見前卷

三弥正重左衛門

九年

上書致事

世子八朝進正二位
遷內大臣任大將軍

放忠直

寬永元年

三位中將越後守

光長

宰相伊豫守越前

忠昌

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隣之克世亦以為正純父子所為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津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觀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為正三位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議忠直有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府數以密旨易之不悅是歲放之豐後秋原剃髮號一伯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取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政皆有功於大坂之役忠昌封于河中

夏陣忠昌首
德心二十血政
先攻三

英正集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四位少將出羽守直政

兩將軍入朝

三年

天皇幸于二條城

前將軍遷太政大臣

將軍遷右大臣

駿河大納言忠長

夫人淺井氏

四年

下野守參議忠輝

中務大輔忠知

加賀守長重

七年

天皇讓位

明正天皇

酒井讚岐守

伊豆守信綱

尋從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

直政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伯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

府列為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觀九月六日

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太

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忠長並累遷大

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

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

氏薨四年蒲生忠鄉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

無嗣國除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

讓位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

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為少將信綱為

八年

置少老職

九年

前將軍薨

贈正一位大相國諡

台德

孝故

忠濟定綱

自今以往撥亂之

才不若守成之

與唐太宗所謂

齡與吾共取天

出百死得一生

和創業之難歟

吾共安天下常恐

驕奢生於富貴禍

亂生於所忽故知

守成之難然創業

之難社稷守成之

難方與諸公隨之

貴同 意也

侍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

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

葬于增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

一位大相國諡台德台德公為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

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

關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懼至

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

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

可者并伊直政在忠吉亦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隣

曰家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

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啻直政正信而

秀康會津
押工志吉
厚戰功

日本外史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出宜刑
山院文

公不御二臣忠吉亦
避忠隣
友愛

越前宰相
火器ヲ推テルヲ禁メ
ルルカ為シ秀康
庶子ヲ呼
ケハカク云
セテ長七
始テ江戶
未夕宰相
二月東照
再查

信不可失
兼備武成

忠吉亦避忠隣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第公以同
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且夕
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燕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
會同者不得齋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
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開而驚命
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
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
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
容隕淚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
扇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
耽嗜持崇儒術好書及歌譜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

家君喜使人

三傳

備後中忠利

面諭侯伯

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
臣二子喜為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
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
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為傳
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
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諧之何將軍
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為側用人公又以為傳
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為不可即夜
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
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
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愕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

道大目付
從封光政
新太郎少將光政
相模守少將光仲
美濃守侍從忠政
放忠廣
加藤忠興
從封忠興
信濃守長次
存一氏祀
收忠長封

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
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
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從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
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
嗣從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
公女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
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故于出羽
從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封忠興誓封賜小倉于小笠原
忠真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
加藤福島二氏遺胤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
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

後幕府
吉古時

供膳定燒餅
餅謂之餅粉餅也

辛屠也烹也

西城誰所居

將軍爲世子時內外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
春日局者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
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
座忠長欲踵升公曰此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餅
公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
阿國與之衆望於是定矣世子爲大納言在西城城濠
多鳧忠長手發銳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庖
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公悅啖之問曰且
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
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元和中封甲斐寬
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旣而驕恣失驩於台德公公擯之

西城誰所居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安藤右京進
 忠長自殺
 駿甲直隸
 大番書院番扈從番
 十年
 山藏守侍從堀尾
 忠晴
 京極少將若狹守
 忠高
 知
 龜子刑部少輔高
 十一
 入朝進從一位遷左
 大臣
 置京師町奉行
 十四年
 島原之亂
 十五年

就國及公有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為請召見之不
 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軍既除
 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悛次
 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府
 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從兩番更戍駿府十年堀尾
 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三年亦無嗣收封
 召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石十一年將軍入朝進從一
 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
 月故小西氏餘黨以邪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
 軍下教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
 信綱命水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

餘黨
 若塚忠太夫
 本森守意軒
 寺

申耶蘇教禁
 十六年
 置大老職
 十七年
 生駒壹岐守高俊
 十八年
 世子生
 置勘定奉行
 右衛門大夫正綱
 大河内金兵衛
 二十年
 天皇讓位
 後光明天皇
 正保元年
 綱重生
 綱吉生
 左馬助綱重
 二年
 慶安四年
 將軍薨大猷

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帥十餘人斬首四萬申耶蘇禁
 於海内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為之免老中
 連署而猶參大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
 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
 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内秀綱者子冒松平
 氏長於理財整事三世常為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
 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是為
 後光明天皇天皇正保元年將軍生二子綱重後為參
 議封于甲斐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為中將封于館林慶
 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
 官位如前代謚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台

皇兄云
 正保元年
 綱重生
 綱吉生
 也

力端紀原

三郎謂信康

偃蹇驕傲也

前侯伯

襁褓主天下

郊迎 西南諸侯 迎之曰川 東北諸侯 迎之曰橋

德公曰易婚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為明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如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

賜刀檢

辭太政大臣

三四郎廣宣 大和守廣之

問贈遺 件品數也

侍盡向吉 精論云當作 侍盡向吉 也蓋居向居

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及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聞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侯之乃改夜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其貌如此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眾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相告

點注標記

堀田加賀守
太田備中守

力疾論象

酒井讚成守

諸士子弟充番士新
番

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見寵任皆
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
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周如其俸婚嫁喪葬概
皆得貸於官而猶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赦盡召麾
下士人及諸吏眾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
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眾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
有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
何地乎因大息泣下眾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側颺言
曰諸君恃位狃恩忘奉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
自量度勿勞公之念眾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
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俸又置新番以大番子

青山伯耆守
因備守宗俊
賜邑白帛

加賀守忠季
忠季忠常子忠隣
之孫也
出羽守忠任後加
賀守
名臣盈朝
四位中將會津正
之

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台德公
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
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
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令悔無
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
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
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以白父祖
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
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
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
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

古史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信綱捕孔雀

點註釋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餒食餘也

孺子必羽翼我兒

屋上孔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眾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綠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諒然有聲，將軍提乃。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且日，將軍出視朝，夫人問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舐囊口，以餒啗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敏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戒樓，信綱督

利勝忠勝讓信綱

裂印投爐

東照公

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眾稱其敏。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為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曾約封我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

掃部頭不踐人足跡
不踐人足跡者謂
獨立特行以路
他人之軌迹

勝重薦兒

京師驚擾可知

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羣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為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公嘗有疾困劇達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書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緩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服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下一心概

婢家樹葵章幟
保科肥後守
達頭達也

續外史曰成
乾院

檀越檀那也

貴人情薄

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少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為台德公孽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鄉羣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番衆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障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耶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羣騎至

佛寺
滝川寺

正之補佐
義直已卒賴宣賴房
健在
明曆三年
江戶災
經理復舊
將軍親政
還質

索將軍問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也
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
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遷四
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
世子家綱世子襲職南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
之以下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俟其長大納
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年
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
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辨忠勝等協議盡罷諸侯就國
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既而親
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

禁殉死
將軍盡諡嚴有
坐城二寺
坐城葬也也
東照公請錄祖先
正一位一作正二位
位或作從三位
并坐請廟

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寬永寺諡嚴有自
是之後寬永增上二寺為德川氏坐城初東照公事祖
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
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獎章焉夫恩苟欲酬微
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
將軍父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偕攝于上
野使土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
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河大
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大猷二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
以親拜兩坐為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
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為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

常憲公

文昭公

有章公

有德公中興

博信公

浚明公
自公至嚴有公敘任
常例

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
納言諱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子諱家
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宜孫中納言諱吉宗自
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厲精為治多所釐革天下
號為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諡有德
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博信世子諱家治襲職
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敘任官位
概有常例為世子時敘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大將軍
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
正一位大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
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

官俸增減法

三卿

又兼公復慶政

拜太政大臣

二子
宗武田安
一橋三居
清水重好

言始初有德公為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
及祿其二子不復建封王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
一橋博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為省卿及
浚明公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為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
曾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
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
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是使掃部頭并伊直亮越中守
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大政
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
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

南邊天
勿勿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德

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連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部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羣雄暴時。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畿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

二驍將信種長可也

瓦合見前卷鳥集若鳥高之暴集非善故也膠膝謂民心固結

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鳥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連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勲舊忠義如雲。如兩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

末路猶晚鮮也

而已矣。太閤一瞋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駭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

驕婦謂從君駭孺謂秀賴

奄覆也大有餘也

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避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一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終大尾

明治八乙亥年二月刻

吉原呼我標注

關機校訂

開心庠舍藏版

西京

勝村治右衛門

柳原喜兵衛

大阪

田中太右衛門

淺井吉兵衛

東京

稻田佐兵衛

牧野吉兵衛

牧野善兵衛

